古道·星途

□郑心一

前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朋友给我来电:晚上一起去清流关上看星星吧。这是一个于我们这个年纪有点矫情的话题,但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那时刚刚参加完星空大会的采风活动,或许他想私下里去更深更远地探寻星空,为他的图片和文字找到更为真切的灵感。而我这个认路且不怕路黑的夜行人,无疑是他合适的星伴。

从珠龙镇那边的古道上去是清流关的西口,清流关的关口下是一个不大的水库,水库下是叫"小店子"的自然村落。我曾经专门去小店子采访过,这里的住户和清流关东口的村落一样,四方蚁民都是因为清流关而形成的自然附着,在过去的年代里基本上都是靠山樵牧、依关卖浆的生民小户,计活千口,姓杂百家,所以西边的叫"小店子",东边的叫"关山店"。

从关山上流下来的水,在山脚的"清流书院"这里注入水库。这条山涧,春夏时节满是茂盛丛集的水芹,绝无尘杂,翠嫩而有野性香气。这里是蛙鸣萤火的盛会,周遭寂静,星空辽远,更把蛙声突显得高亢激昂。四散飞舞的萤火虫们似乎受到蛙声的鼓舞,合着节拍或停息草间,或穿梭飞行,蛙鸣和萤火是夏夜最美最协调的音舞登对。我对朋友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星空大会啊。

在我的记忆里,星空只有两帧,一帧是孩提的时候,夏夜一张凉席上的星空;一帧便是成年后四季的黑夜里奔走在谋生道途上的星空。关于星空的知识,除了故事里的牛郎织女、北斗七星,还有长长的银河,其他的我基本上就是个星盲。

朋友指着告诉我,什么叫三垣二十八宿,哪颗是天狼星,哪颗是金星,金星为何又叫启明和长庚。

攀上清流关的关口,巨木举张,山野四合,天空一下子被拢成一个圆圈,只有可见不多的星星在深邃渺远里闪耀。头顶的天空忽然传来轰鸣声,仔细看去,在星星之间,一架民航飞机正向着北方飞去。原来滁州的上空一直是南北空间的通道,只是城市的灯火遮蔽了航行的轨迹,只有在离城市不远的关山,才能看到天空的寂静与繁忙。

置身此刻的关口,不由得想起两个过关的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农历十月十六日,一个叫程敏政的官员由京城返回徽州故里,自西向东夜过清流关,时"前有清流关,颇险恶,多虎",一行人打着火把,敲着铜锣,人相挨,肩相并,前后呼应,下马登关。这时,一颗巨星自东向西,光焰灿烂,划过天庭。突然寒风起,火把灭,四周草木瑟瑟有声……

又过了两百多年,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六月初九,桐城派鼻祖戴名世北上京城赶考,从东而西,竟然在清流关上遇到了两位分别了好几年、从陕西过来的老朋友,于是几个人牵手步行,到关下人家喝茶谈天,好不快意,村民也饶有兴致地围过来倾听,许久才散去。

千百年来,清流关锁钥金陵,关隘江淮,作为一道历史的筋节,这里豪雄商贾汇集,车书汗牛交股,硝烟卷轴,诗酒觥筹。在所有写清流关的诗句里,我最喜欢的是明代诗人唐之淳的那句:"星河不动晓苍苍,淮楚人烟接混茫。"雄浑开阔,深永无尽。

读古人诗,会发现他们最喜欢的题目是"某某道中",杜牧的《南陵道中寄远》,苏轼的《沙湖道中遇雨》,王安石的《宋城道中》,辛弃疾的《夜行黄沙道中》,还有陆游、范成大以及无数的诗人们……道中有无限景,道中也有无限意,道中让他们神游太极,道中他们可以心骛八荒。是旅途的道中,更是他们人生的道中。所以,如果有人选编一本古代"道中"的诗文集,无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觉得所有的道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江淮分水岭,是现代地理气象上的概念,古人没有这个叫法。在滁州境内420公里的里程上,山岭逶迤,草木纷披,行江入淮之水,自动秩序归档,不侵夺,不凌肆。

分水岭上的自然风光是旖旎迷人的,华东稀见的大柳、黄寨草场,独一无二的大横山丹霞地貌,面积达六十万亩全国最大的天然和人工橡树林,分布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是林木景观和林木经济的双重加成。琅琊山、皇甫山、凤阳山、老嘉山……统领出皖东江淮分水岭的山脉体系,不仅是自然的灵迹胜地,也是历史的集成和朝代更迭的古战场。

翻开明清至今的《滁州志》,以及周边县市的志书,你会发现皖东叫"涧"的地名非常多。无数的山峦丘岭,沟壑出无数的涧溪,无数的涧溪滋养出无数的河流,或宽到桥船,或窄仅举步,它们有名或者无名。无数的村庄就瓜结在河流的边上,于是就有了人迹板桥,有了烟火万家,就有了夜晚无数的萤火和星河。

河流的尽头是一面面汪洋澄澈的湖泊:女山湖、跃龙湖、花园湖、卧牛湖、高塘湖、碧云湖、池杉湖……这里有落霞孤鹜,有星月渔歌,品目多样,丰懿绝美的湖鲜在凤阳官塘的"鱼煮饭",来安屯仓水库的"一网捞"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池河和滁河,分别是淮河、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支流。像极了固结在岭道两边的两个支架,平衡着皖东的风水气候并孕育人文。巧合的是,我的故乡就是池河边一个叫大郑家的村庄;而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滁州,滁河在其南边蜿蜒而过。两条河指示着不同的朝向,左右江淮,最终东流归海。

深秋的时候,走进江淮分水岭上任何一个庄户村落,便可见丛菊绕篱,扁豆盘架,而鸡犬安闲,阳光老熟,田野岭道间有三二行脚者。

秋风的手指会在江淮分水岭的植物志里翻阅出一篇篇养心愉目的新奇,比如岭头橡木林表上的涛声回响,岭坡间黄苗草的迎风起伏,岭脚莲荡里的莲子扑水,湖边水湄间的草洲飞鹭……

空山松子落;涧底束荆薪。是一千多年前,韦应物写给这片山水的诗句。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有些段落是和两京古驿道重合的,曾经铺递迭连,长亭短亭,从南京到凤阳是"金陵驿路楚云西",行走其上,一边游目山水,一边踩着历史的车轮和脚印。其中的两段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轨迹,一路是西楚霸王项羽经定远阴陵大泽而至乌江,一路是朱元璋经凤阳山、定远横涧山而至滁州、金陵。不同的是,一个是败寇,一个是成王。在滁州的山水之间,1731个带"郢"字的地名,是八百年楚国嵌在这方水土上的深深印记。在这里,自然山水和历史人文的交合是如此紧密。

每次,驾车向着西北而去的时候,心中自然涌起还乡的情感,毕竟那里是池河,是故乡;而返回东南的滁州道上,总觉得是紧随着古人的车尘马足,与历史的某个瞬间或场景并辔同行。

行歌野哭,远火低星。这是我最喜欢的苏东坡的句子,实在是写尽了"道中人"的心与境,每每读起,耳畔就回响起谷村新司著名歌曲——《星》的旋律。

木棉花里盛开的词语

(外一首)

□袁伟建

岭南的天空下
木棉树高昂着英雄的头颅
朵朵红花如火炬燃烧
照亮了历史的长河

那炽热的花瓣
是烈士们澎湃的热血
在春风中绽放成不朽的誓言

木棉花瓣似烈烈旌旗
在风中舞动
仿佛在讲述着革命的故事
每一道皱纹都是岁月的刻痕

花蕊中藏着坚毅的目光
那是烈士们无畏的精神
在春天里依然熠熠生辉

花下的土地
浸染着先驱的赤诚
每一寸都回荡着冲锋的号角

当阳光洒在木棉树上
那明艳的红
宛如革命的火种
永不熄灭

翻开田野的书页

泥土在犁铧下翻折成竖排文字
裂缝间游走的蚯蚓
是某个潦草的逗点
祖父的烟斗在田垄上敲落灰烬时
所有麦苗都站成待续的省略号
稻草人守着被风划掉的句子
蝉蜕仍悬在槐枝
像未闭合的引号
老牛反刍着
去年深秋的枯叶
那些被晒场碾碎的形容词
正在谷仓底部发酵

河流拐弯处
搁浅的陶罐盛满姓氏
野鸭用蹼划开倒装的水面
黄昏将最后一行雁阵
收进芦苇编订的册页
当稗草在月光里篡改稗史
我听见根须沙沙翻动
整个平原正以经纬线捆扎成卷
而露水打湿的指纹
正在草叶背面
续写未命名的部首

在一缕炊烟的尽头等你

□周天红

十里坡下,转身
我在一缕炊烟的尽头等你
霞光落日,风动花溪
远钟敲响夜的佛影
我只是一盏青灯
如果能点亮你的梦
如果手里还有一丝温纯
就站在屋门外,数数星辰
半夜流水,听着远山夜莺
炊烟和酒的热情
听见谁的呼唤声声
谁的泪还在脸庞
敲一点,多一更
那是童年丢失的玩具
灶膛边打盹的你眺望星空的眼睛

王贞仪赋

□闵济林

乾嘉年间,有女贞仪,优雅聪慧,淑静贤明。原籍天长瀵水,迁居上元轩庭。己丑始降,星耀金陵。祖父者辅博学,星算兼嗜;祖母董氏能诗,文脉传承。贞仪幼禀聪慧之质,早萌向学之情。

龆龀侍祖,便入历算之门。九龄学诗,深沐重慈醇温。十一赴吉,至帝京兮暂驻,过孟姜祠为文。山川入眼,冰雪侵人。赏新泰初柳,吟关外白云。年方十二,咏《白沟河》以寄慨,史笔铺陈。吉地台站,从大父母而问学,星驰电奔。一十有四,复随王母之奔丧,客寓吉林。结友赋诗,兼修武艺,宛若成人。

及笄春早,瞻斗梦新。诗词歌赋,才情共赏;琴棋书画,逸趣相闻。十载寒窗,家学自是源津。特立小辈,为伯父《韵学正讹》作序,遑论月旦超群。孤怀弱女,伴家人河北江南游历,且随烟霞奉亲。齐鲁燕赵,楚粤晋秦。登泰山,感天地之壮阔;览黄河,叹造化之无垠。舟行长江,风雨难阻其志;梅岭粤地,山川皆入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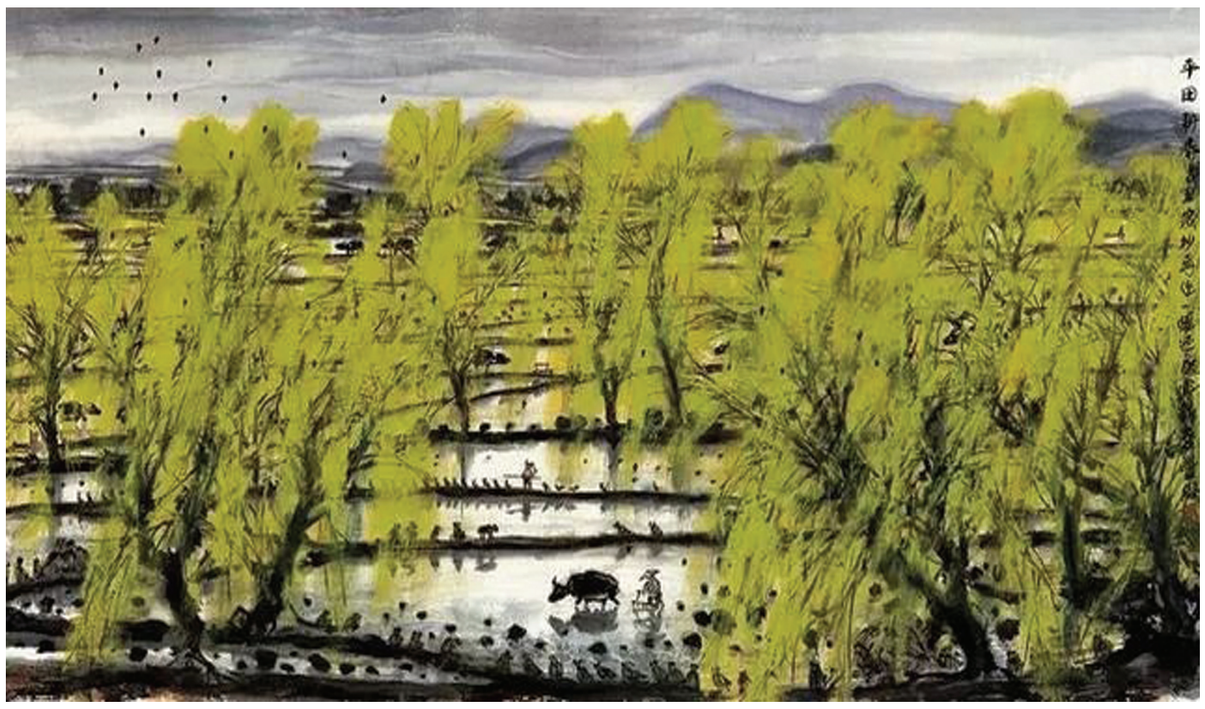
噫吁哉!祖遗浩繁卷帙,无不萦情;心醉微茫宇宙,朝夕笃行。祖冲之启迪心灵,梅文鼎指引纵横。天文算学,灯镜解月食运行之理;怀抱情操,诗文诩《德风亭集》之名。亦曾学射于将军之妇,跨马横弩;亦曾效仿于巾帼之图,胜男濯缨。归天长兮寄意,诗文驻景;念旧居兮述怀,科技劳生。其才道韫怎比?其情子美堪倾。

逮至二十又五,适嫁宣城詹枚。夫妻唱和,情笃逸轨。撰著《读史偶序》,笔力雄迈芳菲。呜呼!奈何天妒,早逝怆凄。

粤若袁枚赞其奇气,仪吉称其贤能。肖穆颂其通博,朱绪叹其丰盈。算数天文地理,妙胜专精。居里夫人等列,中西驰名。《自然》嘉美其绩,感慨难平。金星坑遗其趣,小行星彰其名。吾侪后昆,当继其志,追崇格致,奋勇前行。伟哉贞仪,贤哉贞仪,天长之女,千古留馨。

赞曰:

解析乘除,方程述明。勾股之理,阐释唯精。
蚁迁知涝,云翳晓晴。月食之解,首创其名。
地球之论,独树一旌。天象常察,星道记程。
诗赋文章,韵味清冽。襟怀情志,光芒不灭。
风范永存,心向明月。贞且可仪,女史之杰。



平田耕春 林丰俗/绘

谷雨里的农事密码

□许海龙

《月令七十二候解》里写:"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老辈人把这话嚼成了更直白的谚语:"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晨光还裹在雾里,我就听见爹的锄头磕在门槛上,"当啷"一声,惊飞了屋檐下的燕子。

田埂上的荠菜还蜷着灰扑扑的叶子,爹蹲下来,粗粝的指节摩挲着谷种,沙沙的声响混着新翻泥土的腥气。他一边把三粒谷子按进土坑,一边随口说着:"一粒盼饱,一粒防鸟,一粒等命薄的。"我蹲在旁边数蚂蚁,黑亮的小不点儿正扛着碎草往高处爬。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布谷布谷"的啼叫,爹的草帽檐动了动,说这鸟儿叫得准,明儿必有雨。

晌午的日头把云彩晒得发白,娘挎着竹篮穿过田垄。蓝布衫子被风鼓得胀胀的,竹篮里飘出香椿芽的清苦气。谷雨的椿芽红中泛紫,在井水里翻个身,转眼就绿得发亮。爹就着粗瓷碗扒拉面条,香椿碎混着辣椒油,吸溜吸溜的声响引得鸡群围过来啄食。我偷偷把面条藏进菜叶下,冷不丁被爹的筷子敲了手背。他没说话,只指了指天上——云缝里漏出的日头,亮得像把锥子。

天边的云渐渐沉下来,像灶膛里烧透的芦絮。娘站在院旁的晒谷场边念叨:"谷雨无雨,后来哭雨。"话音未落,东南风卷着土腥气扑来,晒在芦席上的谷种沙沙作响。爹喊着快收,竹匾在我怀里晃得厉害,金黄的谷粒顺着指缝往下溜,像攥不住的碎金子。雨点子砸下来时,最后一捧谷种刚塞进瓦缸,檐角的铜铃在风里乱撞,叮叮当当响成一团。

这场雨下得没头没尾。我趴在窗台上数雨线,看它们在泥地上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爹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涝过三天,苗就悬了。"他把烟杆往鞋底敲,震落的烟灰被风卷着扑进雨里。娘把腌香椿的坛子挪了又挪,水珠顺着坛沿往下淌,在青砖地上洇出深色的花。

三日后,我赤着脚踩过田埂。原以为被泥水沤烂的谷种,竟钻出星星点点的嫩芽。针尖似的绿顶着壳,像孩童倔强地掀翻小帽。祖父拄着拐杖过来,烟斗敲在青石上:"老天爷留着后手呢。"那些歪歪扭扭的绿芽在风里晃悠,倒真像是老天爷随手撒下的句读。

傍黑时又落起细雨,檐水滴在青石板上,叮咚叮咚。娘在灶间烙榆钱饼,柴火的噼啪声混着面香。爹在灯下拨弄算盘,算珠撞出清脆的响,"噼噼啪啪",倒像是雨珠子落进空碗。窗外的雨丝织成薄纱,远处的麦田影影绰绰,恍惚有个人影弯腰在数苗——是春神,还是去年的爹?

老辈人说,谷雨有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可在这黄土地上,谷雨的密码藏在每粒入土的种子里,藏在农人望天的眼神里,藏在算盘珠子的起落间。就像祖父常说的:"地不哄人,你撒多少汗,它就回你多少粮。"

雨还在下,细如牛毛的银丝漫过窗棂。恍惚听见布谷鸟又在叫,叫声里裹着新麦的清香。这一场接一场的雨,原是天地写给人间的信,每个字都落在泥土里,等着人弯腰去读。